

人生何处不相逢

辛臻晟

记得学生时代曾经有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经典粤语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曲作者是罗大佑，原唱者是陈慧娴。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不久前，一次特别的“相逢”，竟在手术室外发生了。

国庆前的最后一个手术日，我为一男一女两位年过八旬的长者进行了白内障手术。女患者姓吕，是外地退休返沪的教师，去年我已为其做了一只眼的白内障手术，术后视力恢复到0.8，这一年来眼部情况恢复良好，她今年又上门来做另一眼手术，去年因对手术效果的担心而使术前显得顾虑重重，今年则大不相同，信心满满的她对手术后重获新生充满期待。男患者姓范，来自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是在网上查阅相关介绍后慕名来做手术的，这是他的第一只眼手术。

当天日程安排是接台手术，趁着候台的间隙，我和范老师闲聊起来，聊到了他的姓氏由来、籍贯、早年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我对他说：“看您的姓名很别致，想必祖上是大家，莫非和范仲淹沾亲带故？”他哈哈一笑，答道：“和范仲淹倒是没有什么渊源，不过，祖上可能与范蠡会有些许宗亲关系。”我细一琢磨，应该也对，毕竟范蠡是楚国人，后来又做了越国的重臣，按地缘而言，更为合理。

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和范老师有一句没一句谈兴正浓时，一旁的吕老师也饶有兴趣加入了话题，交流之后却有了意外惊喜。范老师今年85岁，原籍湖北，吕老师今年84岁，原籍上海，两人竟然是相差一届的天津大学的校友，而且还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毕业于该校土木工程系！吕老师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一直干到退休后再返回上海，范老师毕业后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的研究生，由于成绩优异，学业完成后留在了同济任教并工作至今。

人生的奇妙真是无处不在，一对素昧平生的老校友居然在人生步入暮年的时候，在本不可能相逢的地点不期而遇了！我的无心插柳，竟然促成了相隔一个甲子的校友情。两位老人之前素不相识，却好似久别重逢的老友，无限感慨。他们谈起了天津大学的校庆和百年多校友，谈起了共同认识的同学和校友，谈起曾经的校园生活，二人相谈甚欢，互致祝福，祝愿对方手术顺利，并约好术后在病房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

两位耄耋老人的手术都很成功，术后视力都恢复到0.6以上。术后第一天，当揭开纱布那一刻，两位老人重回清晰世界的喜悦绽放在他们的脸颊。这是送给他们最好的国庆节礼物，当然，还加上校友相逢这一份手术外的意外收获，我的内心异常宽慰。

从他们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父辈，也不禁联想起国庆期间热映的影片《我和我的父辈》，岁月的年轮和沧桑已深深写入了他们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华发，他们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祖国，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历经磨难，是见证和参与共和国励精图治、艰难成长的一代人。在他们的人生字典中可能没有“惊天伟业”“飞黄腾达”等字样，但他们却用自己坚实的脚步，用平凡的每一天，用默默的奉献，铸就了共和国而今的辉煌，他们的名字应该留给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祝福他们晚年幸福。

“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两位老人出院了，歌中的几句歌词，一直回荡在我心中。

相信这次特殊的诊疗经历，将在我们三个医患之间留下一段难以忘怀的温馨而美好的记忆。

告诉他爸，他儿子和站务员在哪一节车厢的位置等着他，这才离开。那天晚上，我还是有个小小的期待。有人会在我的手机上发条信息，说声谢谢。可是没有。

最令人愉悦的是与放学的孩子同一班车。他们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的，一点也不讨厌，跟随他们回家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讲一些学校的趣事，看到路边好好走着的同学大声叫他们的名字，一天的学习还没耗尽他们的旺盛精力。那天听一个小姑娘在跟她妈妈妈说：“今天我们班来了一只老鼠，陈老师不敢打，后来张老师来了，张老师把老鼠打得半死，又叫来了物业，把物业骂得半死。”妈妈说：“你们张老师好勇敢。”不料她说：“张老师凶巴巴的，很可怕。”现在在孩子的心目中，老鼠大概都是《猫和老鼠》里的杰瑞了。

有一次，在地铁站等车时，只见一个妈妈坐在一个角落的地上，对视频中的女儿一句句地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又说：“宝宝，妈妈很快就会回来的。”听闻之下，眼睛湿润了。什么时候，父爱母爱都是最打动人心的，我想起了去世多年的父亲和他骑车时的身影。

开车换乘地铁，停车有故事。

十日谈

公共交通工具生相 责编:杨晓晖

《红蓼白鹅图》里，一只白鹅在红蓼花下安闲地梳理羽毛。红蓼硬而有节的花枝、疏离的叶片和垂坠的花穗，细节准确而优美。同样是秋天的花和禽鸟，《红蓼白鹅图》没有富丽的《芙蓉锦鸡图》有名，却另有一番清幽淡远的秋日意境。宋徽宗留意草花，也许是出于画家的敏锐和独特的视角，而红蓼的确入画。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幅《红蓼水禽图》，一只鸟落在水边的红蓼上，注视着水中游弋的虾。半没水中的粉白蓼花娇小玲珑，叶片舒卷有致。红蓼是白石画里的常客，以红蓼为名的画作有《红蓼群虾图》《螽斯红蓼图》《红蓼彩蝶图》《红蓼蛱蝶》等等。与宋画中精致的蓼花不同，白石老人画里的红蓼一派山野气象，艳红的穗状花序与墨墨绘出的阔大叶子相映成趣。画家还在画上题过吟咏红蓼的诗，“枫叶经霜耀赤霞，篱边黄菊正堪夸。潇湘秋色三千里，不见诸君说蓼花”，颇有点为蓼花鸣不平的意思。

红蓼醉清秋

戴蓉

红蓼生于山谷、路旁、田埂、河川两岸的草地及河滩湿地。《诗经》里“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中的“隰”是湿地，“游龙”即是红蓼。其实红蓼既喜湿又耐旱，在旱地也能生长，生命力十分旺盛。蓼花不仅欣赏价值颇高，还是制作酒曲的重要原料。在徽州，红蓼也叫“酒曲花”。人们将红蓼洗净晾干，抽去茎梗只留花朵，混合糯米、陈曲和甘草等中草药，放置在茅草上发酵成酒曲。红蓼的果实“水红花子”是一味中药，这名字好听又传神。

野草闲花在王公贵族眼里往往是不入流的，但宋徽宗却是个例外。他画的先贤鼓励是分不开的。1923年，陈伯吹创作了一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模范同学》。随后接连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一次，陈伯吹到商务印刷编辑部取稿酬，遇见主编郑振铎，面对这位衣衫破烂的年轻人郑振铎说：“我看过你的《学校生活记》(《模范同学》)，你有生活，还是继续从事儿童文学吧。”

他谈到另一位是鲁迅先生时，我心头顿觉一热，在所接触的老作家中，面见过鲁迅先生的不多。1936年2月，陈伯吹受聘北新书局任《小学生》主编，他为找一本梵尔纳的科幻小说来到“内山书店”，他见店堂间有位烤火的人，他定睛一看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陈伯吹首先招呼。谈话间，鲁迅先生对他说道：“儿童文学不仅要重视作品对儿童的教育，而且还要注意到文艺的积极作用，多些进步、向上的作品。”



陝西北路 (速写) 徐永伟

同年12月17日，“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在作协大厅隆重举行。这天，场内气氛热烈，我见巴老托人送来了祝贺花篮，我顿生请陈老留点墨迹之念。于是，手捧《普希金童话》走上前。他在篇首《渔夫和金鱼》上题下了：“一生小儿语终不悔”。我想他为了写好这八个字，用了整整七十多年。

直到现在，上了公交车，只要有选择的条件，我一定选右边靠窗的座位，倒不是为了看各式街景，只为儿时的一段回忆。那时，每到星期天，我们全家经常会从军工路的大学宿舍坐公交车或电车到市中心的外婆、奶奶家，而爸爸总是骑着他那辆老坦克(自行车)与我们一起从终点站出发。我们的车总是开得慢一些，遇到红灯，爸爸追上我们了，我和妹妹在靠窗的座位上欢呼：“爸爸，爸爸！”爸爸向我们招手。我们的车又先他而去，到了下一站，下客，上客，爸爸又追上我们了，我们又欢呼：“爸爸，爸爸追上来了！”这一路，像是一场追逐的游戏，有期盼，有惊喜，有担心。现在想来，那一路还挺漫长，父亲一定骑得很辛苦，但他一定又是幸福和满足的，女儿在前面等着他。

公共交通，地铁或汽车，以及最早的3路、8路有轨电车，曾带给我们各种或美好或痛苦的记忆。痛苦多半来自于拥挤，好在现在坐车的舒适度远高于从前，让我有底气拒绝学习开车，享受公共交通。另一个不开车的理由就是，公交车能让我领略市井百态，坐在车厢里，仿佛置身于一个临时组建的小社会，喜怒哀乐皆在其中。

我常坐的一辆公交车是途经淮海路的，非高峰时段车厢较空。一次，几个大叔大妈在讨论哪里的点心比较好吃，我忍不住加入进去，我说王家沙的水晶豆沙包蛮好的。他们不以为然，告诉我一个冷门的地方，他们觉得包子做得最好的餐厅在社科院，并热情地告诉我餐厅开在社科院的后门，对社会开放，性价比很高，看到他们那么一致地推崇一家单位的各式点心，我信了。就像今年突然被捧红的600号月饼，各单位的食堂皆有高人。在公交车上被人指导美食，也算是意外的收获。有一年快近春节的时候，应该是在寒

情景剧

许云倩

我进作协时的这届主席团成员有二十位。他们是各种文学样式的代表人物，如我国儿童文学开创者之一，有“东方安徒生”之称的陈伯吹，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我曾被《一只想飞的猫》和《骆驼寻宝记》等童话故事吸引而入迷。但印象最深的还数陈老翻译的普希金童话诗《渔夫和金鱼》，书中那条可爱的小金鱼为报答救命之恩，满足了渔夫的三个愿望。由于渔夫的老太婆无比贪婪，最后落得个打回原形的下场。它使我从中得到启示：做人要诚实、守信，要有感恩之心。

一生小儿语终不悔

陆正伟

出自好奇，我几次在他面前说起打小爱读他的书，他总笑道：“小儿书、小儿书，不值一提”。

陈老是作协副主席，开会可派车接送。但他总以家在附近而推辞，来往依然是“11路”，见其年事已高，有两次我顺道陪他回家。路上闲聊中，我将话题七拉八扯说到了中科院院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老的独子陈佳洱。他便对我说道，家洱在五六岁时陈老就给他讲故事，说到一半打住，让他自己去书柜接着看。迫使他养成阅读的习惯。儿子十五岁考入大学，便开始过独立生活了。他意犹未尽，又对我讲起治家来了。陈老说，二孙子读上海大同同学给他抽烟，他连连摆手说：我如抽烟，爷爷知道了，就别想跨进家门。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大孙子是气象天文学的博士，二孙子是日本东京大学热

能工程的博士，三孙子在清华大学自动化、计算机专业任教。交谈中，我悟出了他教育后代的秘诀——用儿童文学这把金钥匙开启了儿孙们的幼小心灵。

1993年夏，我有事请教陈老。便来到瑞金二路他的寓所。进门看到“男耕女织”的景象，陈老坐在餐桌边写作，老伴在一旁做针线活。刚落坐，陈老递我一把蒲扇，这才发觉屋里没有电扇，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属少见的，我正感诧异，只听他自解道：心定自然凉。大热天的，我见他身穿长裤，白衬衣袖口、领子都扣得紧紧的，一丝不苟的装束像个懂礼貌、守纪律的好学生。

简朴的居室墙上挂满了丰富多彩的儿童画。屋里堆积着上千册捆扎整齐的书。陈老说这书准备捐给刚落成的卢湾区图书馆。我看看老两口挥汗整理出来的书籍，想起少儿作家李楚城给我说过陈先生勤俭持家与一掷万金的往事。早年，他把剪下的指甲在小瓶里存起来卖给中药店作药材。此事在“文革”中被冠上“守财奴”之罪遭受批判。1981年，陈老将落实政策发还款及积蓄5.5万元捐献出来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奖)。有“好心人”劝他把被原“扫地出门”的南昌大楼原住房要回来，重新装修，再添置些家具和电器，享享清福。陈老却付之一笑。

当我问及怎会在儿童文学园地辛勤耕耘七十载的。他说，这与两位

先贤鼓励是分不开的。

1923年，陈伯吹创作了一部8万字的中篇小说《模范同学》。随后接连在《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一次，陈伯吹到商务印刷编辑部取稿酬，遇见主编郑振铎，面对这位衣衫破烂的年轻人郑振铎说：“我看过你的《学校生活记》(《模范同学》)，你有生活，还是继续从事儿童文学吧。”

他谈到另一位是鲁迅先生时，我心头顿觉一热，在所接触的老作家中，面见过鲁迅先生的不多。1936年2月，陈伯吹受聘北新书局任《小学生》主编，他为找一本梵尔纳的科幻小说来到“内山书店”，他见店堂间有位烤火的人，他定睛一看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陈伯吹首先招呼。谈话间，鲁迅先生对他说道：“儿童文学不仅要重视作品对儿童的教育，而且还要注意到文艺的积极作用，多些进步、向上的作品。”

直到现在，上了公交车，只要有选择的条件，我一定选右边靠窗的座位，倒不是为了看各式街景，只为儿时的一段回忆。那时，每到星期天，我们全家经常会从军工路的大学宿舍坐公交车或电车到市中心的外婆、奶奶家，而爸爸总是骑着他那辆老坦克(自行车)与我们一起从终点站出发。我们的车总是开得慢一些，遇到红灯，爸爸追上我们了，我和妹妹在靠窗的座位上欢呼：“爸爸，爸爸！”爸爸向我们招手。我们的车又先他而去，到了下一站，下客，上客，爸爸又追上我们了，我们又欢呼：“爸爸，爸爸追上来了！”这一路，像是一场追逐的游戏，有期盼，有惊喜，有担心。现在想来，那一路还挺漫长，父亲一定骑得很辛苦，但他一定又是幸福和满足的，女儿在前面等着他。

公共交通，地铁或汽车，以及最早的3路、8路有轨电车，曾带给我们各种或美好或痛苦的记忆。痛苦多半来自于拥挤，好在现在坐车的舒适度远高于从前，让我有底气拒绝学习开车，享受公共交通。另一个不开车的理由就是，公交车能让我领略市井百态，坐在车厢里，仿佛置身于一个临时组建的小社会，喜怒哀乐皆在其中。

我常坐的一辆公交车是途经淮海路的，非高峰时段车厢较空。一次，几个大叔大妈在讨论哪里的点心比较好吃，我忍不住加入进去，我说王家沙的水晶豆沙包蛮好的。他们不以为然，告诉我一个冷门的地方，他们觉得包子做得最好的餐厅在社科院，并热情地告诉我餐厅开在社科院的后门，对社会开放，性价比很高，看到他们那么一致地推崇一家单位的各式点心，我信了。就像今年突然被捧红的600号月饼，各单位的食堂皆有高人。在公交车上被人指导美食，也算是意外的收获。有一年快近春节的时候，应该是在寒

讲好英雄故事

戴旭东

孩童时代，父亲给我买过一大摞连环画书籍，其中《小英雄雨来》等反映白洋淀的儿童与鬼子斗智斗勇的故事引人入胜，久看不厌。

那年夏天，《小英雄雨来》的作者管桦来合肥参加安徽省军工文艺座谈会，看到75岁的管桦先生，鹤发童颜、步履稳健、身态庄重、精神矍铄，一点也没有架子，像一位亲切的邻家大爷。随行的同志向管桦介绍我时，我紧紧握住老作家宽厚有力的手，只说了一句话：“《小英雄雨来》是我少年时代最爱的书。”管桦沉吟片刻道：“这篇作品还上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和我们一起候车，一起坐中巴去了红星机械厂的会议室。

管桦先生给我们作了题为《思想是闪电，故事是雷声》的精彩讲座，不仅给我带来了内心深处的触动和启迪，更重要的是在阅读方面给予了我们最真诚的指导和引领。我记了满满几页的笔记，耳边不时回荡着他的话语：文学之路不会是笔直的，一个人的命运与文学结缘注定是要清苦的，要有正确的苦乐观。有思想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才能使中国文学巍然立于世界之林。后来了解到，管桦不但会写故事，还擅长画竹，他画的墨竹以粗干浓叶，撑天拄地为特征。诗人艾青在他画作上题字：人如其竹，竹如其人，我爱其竹，更爱其人！课后，我随他一起到餐厅就餐，同桌就坐，管桦先生问我是否会写诗歌，我说倒没有。他说，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写一首诗是愉快的事，可以调节生活情趣。大家边吃边聊文学，他告诉我：“雨来是有原型的”。那是一个给八路军带路的少年，在过封锁线时，不幸被子弹击中，就在管桦面前牺牲了。这是他永久的悲痛，也是他创作《小英雄雨来》的缘故。管桦认为我们应该讲好英雄故事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编写课文时自然把这种精神写了进去，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月亮还在，白莲花的云朵还在，晚风还在，英雄故事默默地滋养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印记。许多年后，小英雄雨来穿过数十年的岁月沧桑，依然是那个英雄少年，没有一丝改变，感染着时代新人。